



永固陵边雀呼春

□ 崔莉英

“青台雀，青台雀，缘山采花额颈着……”这是北魏冯太后留给后世唯一的诗歌，且这首歌还进入大乐系列，用于朝贺、燕享。虽然史书记载冯氏也曾作《劝诫歌》三百章和《皇诰》十八篇等，却没有留下来，只这三句的《青台歌》因录入《太平御览》一书中才得以流传后世。年年陵边春草绿，年年陵边雀呼春，因了《青台歌》，也引起后人到方山上寻找青台的热情。

可以想象得到，千年前的那一日，阳光煦暖，合适出游，太后冯氏巡幸方山，带着宫中的六宫粉黛，领着少年皇帝拓跋宏和一干臣僚，登上了位于方山北侧的金河府青台，设宴置酒嬉戏，难得出宫的宫娥嫔妃们对满山满坡的野花着迷，纷纷跑出去采摘嬉戏，并相互为对方头上插花，有的还将花儿编成花环戴在脖子上，而鸟儿们也飞来飞去。酒兴正浓的太后冯氏，置身于青台上，望着外面的风景，触景生情，便作《青台歌》：“青台雀，青台雀，缘山采花额颈着……”众臣忙着唱和，现场一派喜乐融融的氛围。

在方山的行宫宴乐行乐是太后冯氏晚年乐此不疲的事，《魏书·皇后列传》中也曾记有太后冯氏的宴乐情景：“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高祖帅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从这段历史记载可以看得出帝后其乐融融，太后寿诞上一个作歌一个唱和。

《太平御览》说金河府青台在方山北五里的地方。《洛阳伽蓝记·景明寺》中也有关于青台的记载：“复殿重房，交疏对霁；青台紫阁，浮道相通。”看来青台不是个专门的称谓，是装饰成青色的楼台。想来方山周围有多处可供皇后游赏的行宫。那时节，祖孙经常赴方山巡幸，在冯氏眼中，景色秀美的方山是一块福地，方山东眺纥真山，西面临河，灵泉宫可供游乐，灵泉池可以泛舟。

太后冯氏还将自己的陵寝选在方山之颠，孝文帝下令让太后驾前宠臣王遇负责开建永固石室，并修建了思远佛寺、御路等陵园配套设施，太和十四年（490年）冯氏故去，她把一干侄女提前安排在孝文帝身边把持后宫，她把孙子孝文帝调教或既可担大任且也识礼数，平日事事向她请示。冯氏故去后，孝文帝还曾要循古制守三年之孝，被大臣们制止才作罢。《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秋七月乙丑，

谒永固陵，规建寿陵。”在太后冯氏故去的第二年，孝文帝赴永固陵祭拜，并规建了自己的寿陵，后世称为万年堂，两个陵寝相距不远，百年之后，在那个世界依然可以晨起虚寒问暖。

青台的雀在飞，想来在太后冯氏眼中，青台的雀是快乐的，就像那些“缘山采花额颈着”的宫中嫔妃，但是她没想过，那些个采花的嫔妃是否艳羡那些自由飞翔的青台雀，也没问她作歌尽情唱和的少年皇帝拓跋宏看到青台雀的感受。

那雀儿在不同人的心里，该是不同的样子。正如平城在不同的人眼中也是不同的样子。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南人王肃北奔投魏，他曾写下一首《悲平城》诗，描写了他眼中的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想来在孝文帝眼中，方山和方山周围的山是冷硬的，那青台的雀也该像候鸟那样自由迁徙，一如时人所唱的谣谚“纥真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乐处”。宋人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说“白登山，在纥真山北十里。”本土学者认为纥真山是方山东面的采凉山。事实上，在太后冯氏故去后拓跋宏就不愿再做青台雀，他要“飞去生乐处”。他一面不动声色按照往常的计划在平城“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又一面排兵布阵北伐柔然，还不忘每年拜谒永固陵。太和十七年还在朝堂上通过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征南伐，一切似乎是按部就班的样子，只是满朝文武鲜有人知皇帝玩了个以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的把戏。迁都后，他给百官说了个堂而皇之的迁都理由，那就是平城太苦寒。《资治通鉴》载：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在年少的皇帝拓跋宏眼中，平城是苦寒之地，准确地说平城是他的伤心之地，他的心该是冰凉悲苦的。在他的成长中是没有亲情的，母亲因他立为太子，依祖制被杀，父亲拓跋弘成为太上皇且长住于崇光宫参禅，有一天却莫名其妙地驾崩于永安殿。而五岁就成为皇帝的拓跋宏，得学会虚与委蛇、狡黠和隐忍这些宫斗谋略才能得以顺利成长，想来青台的花开得再繁盛也开不到他心里，青台的鸟儿叫得再动听，也得像纥真山头的鸟儿一样会被冻死，这些薄凉的人生经历笃定了他南迁的决心。事实上，迁都后的拓跋宏是一去不回，只留下方山上一大一小两个坟墓晨昏相对，任青台的鸟儿们飞来飞去。

三镇总督王崇古与他的晋商家族

□ 于根良

大同作为明清两朝重镇，是由无数热血的中华儿女和汹涌的晋商洪流以及遍布古都内外的明砖清瓦、民间传说等支撑起来的。

在大同府文庙的名宦祠里，有许多青史流芳、名垂千古、给大同这座古城刻上深深烙印的历史人物，其中就有明朝曾任宣化、大同、山西三镇总督的王崇古。文人们熟知的是他在任上，力主与俺答议和互市，自此边境休宁，史称“俺答封贡”“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谓“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可谓大明帝国的国家柱石，时称重臣。

王崇古能取得如此彪炳史册的功绩，与他身后雄厚的晋商家族势力以及遍布朝野的广泛人脉是分不开的。他的祖先是来自汾阳迁到蒲州的，传至他的祖父王馨官居邓州学正，其伯父王现、父亲王瑶都以经商起家，贾迁四方。王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成为两淮大盐商，长子王崇义替父经商，次子早逝，三子王崇古于公元1541年中进士。王崇古的二姐嫁给长芦盐商张允龄，即官至首辅的张四维之母，也就是说，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是曾任内阁首辅的张四维的亲舅舅。

张四维的祖先是元代由解州盐池的南边迁居到蒲州，到了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时代，远游各地经商起家，足迹遍天下，可谓见多识广。张四维于公元1553年高中进士，后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于1575年引荐他以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入赞机要，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出任内阁首辅。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张四维与张居正公私关系都是很融洽的。

王崇古与张四维一个在外掌兵，一个在内任重臣，内外呼应，家族势力非常

强大，可以说是犯了历代皇帝的大忌，如此而能为皇家所容还能成其大事实不容易。在俺答封贡这件大事上，尽管朝野反对的声音很大，但在张四维的经营推动下，还是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客观上有利于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但主观上也代表了当时商人阶层的利益，从侧面也反映了历来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传统国策，在这个时候有了不小的变化。

王崇古和张四维两家在商界和官场的势力，还远不止于此。张四维的姑祖父沈廷珍，也是“南帆扬越，西历关陇”的大商人。张四维的二弟张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继曾在“宛豫之间从商”。张四维的五弟张四象前妻张氏、继室范氏都是商人之女，范氏祖父范世逵也是著名盐商，而范氏后来在清初发展成号称八大皇商之首。张四维之子张定征的岳祖父杨溥，是明朝著名的三杨之一，是明初著名政治家，曾任兵部尚书，后官居首辅。张四维的女儿嫁内閣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榘，而马自强的弟马自修又是陕西的大商人。王崇古长姐所嫁侨居蒲州的沈家，也是几代为商。

王崇古的家族，除了在官场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利益集团之外，还在商业上控制了河东盐、长芦盐（现在渤海一代）和两淮盐，在国家的盐业上居于事实上的市场垄断控制地位，自然可获得大利，家族繁荣兴旺的同时，也为晋商的发展和边疆的安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样的晋商和王氏家族以及王崇古，他们的历史价值不容小觑，也不应该让他和他的家族，埋在历史的故纸堆里，而仅仅在文庙里让人追思。应该让他走出庙堂，走进寻常巷陌，走进他曾洒过热血的这片热土，让更多人熟知铭记。

随手拍大同



御河湾小镜像 健康 摄

